

偏方

吴昌勇
著



偏方

吴昌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偏方 / 吴昌勇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354-7737-8

I. ①偏… II. ①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4741号

责任编辑: 何 谈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江逸思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 15.25 插页: 2页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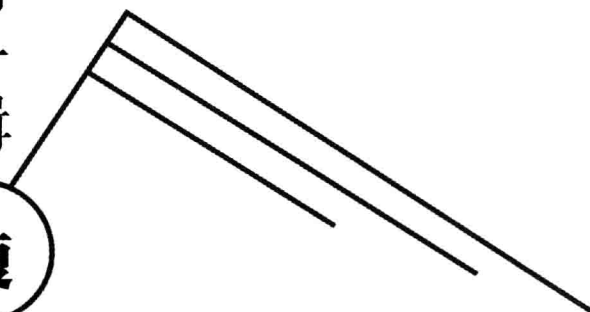
字数: 205千字

定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辑
瘦村



目录 content

换一种表达	1
-------------	---

第一辑 瘦村

老 屋	3
写对联	6
春天里	10
杀猪匠	13
先 生	16
椿芽子	20
深山救命粮	22
两掺面	24
难忘大黄牛	27
乡村路	30
桥 沟	33
三道砭	35
兆吉山	38
去看望一条河	41
恋上汉江	44
瘦 村	47

第二辑 偏方

回乡杂记	53
------------	----

春天带走了我的奶奶	57
想起外婆	60
厨	63
父亲在城西，我在城东	67
玻璃酸钠	71
母亲的地	75
三 叔	78
岳 父	81
大 姨	84
红子外爷	87
蒿子面	91
血色戒指	94
写给女儿	98
想有个哥	100
心灵笔记	103
偏 方	106

第三辑 供销社

鹅口疮	113
害怕上坟	116
回望兔年	119
记 着	121
供销社	125
豆 豉	128
刀削面	130

怕到下雨天	133
葫芦包	137
橘 子	140
我的小学	143
煤油灯	147
桑树沟	151
房东情	155
英语课	159
皮鞋案	163
大学梦	166
普通话	168

第四辑 本报讯

从城堤走过	173
盆景狗	175
人和文	179
生理期	182
有点儿	185
年味儿	187
日子的味道	189
酒难戒	191
麻将的几宗罪	194
跪着和唱着	198
谁是谁的啥	200
变形记	203

广场舞	206
听说的	210
有本事	214
有些人	217
本报讯	220
火车道谢	223
看 海	226
后 记	229

换一种表达

我是一个不善表达的人。

这一切缘于童年的生活境况和经历。在乡下，家里少了男主人，也就少了像样的日子。其时，我还小，还没有心智和力气撑起这个家，只有闷着，在悄声吆喝自己赶快长大的同时，首先学会了承受和背负。日子久了，我的性格里沉淀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尽管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学会心疼和善待自己是近几年的事情。在这之前，我或多或少地拒绝接受这种发蔫的性格，我太需要阳光了，我也很想成为别人生活中的一抹暖色。

我是渴望与人交流的，但成长在骨子里的自卑和自闭，让我缺少对话的勇气，只能听别人说说笑笑，只有在醉酒后我才滔滔不绝，偶尔会泪流满面。找到一种自我调节和代谢的方式比什么都好，若是压抑得太久太沉，就会爆裂、会板结、会暮气沉沉。在这儿，用我的文字告诉大家一个和你们的眼睛看到略有不同的我，也许这些文字因为少了文采而显得枯燥乏味。但是，它们是从我内心流淌出来的，满怀着诚意，是有情感和温度的。

历时好几年，我终于将这些文字规整起来，我大胆地将自己的心里话在这本集子里一口气说完，我也期望大家能从这些文字中看到一个曾经的我，一个成长的我，一个奋斗的我，这些归拢在一起，就是一个真实的我。如此，足矣。

决定将这些拿不出手的文字拿出来，也是需要勇气的，这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吧。我也想借助这个集子，一吐为快，也更期盼

自己能彻底和一些东西作别。

在这里，也要真诚地感谢这些文字，是它们帮我忠实地记录着生活的点点滴滴，帮我表达内心的阴晴圆缺。若是在别人手里，它们会有不一样的位置，也会有不一般的反响，但是，我给予它们的只有信任和托付。我也相信，有了这样的交情，日后我们还会走到一起，还会称兄道弟，相互帮衬。

一直很在乎自己身边的朋友，我知道，是大家的包容和接纳，才让我多了一份自信，能在你们面前大大方方地把自己晒出来。在以后的日子，我期望你们能继续包容我，尽管我不善于表达，但你们对我的好，我会牢记在心，并学会珍惜和回报。有朋友理解的感觉真好。

人生苦短，要省着过，也得洒脱着活。要做的事情很多，生活压力是越来越大了，真希望我们每天都乐呵着，能多抽出点时间和亲朋好友坐在一起沟通交流。只要你动了真感情，实打实，不做作，说话再结巴，再唠叨，大家都不会嫌弃。就像我和我的这本集子。

吴昌勇

2014年10月23日

老 屋

老屋已经拆除多年了，现在能看到的除了一堆乱石，还有门前的那棵柿子树。通往老屋的路也长满了杂草，没有了昔日的开阔。

我懂事起，老屋住着爷爷、奶奶、三叔一家、四叔、小姑、小叔，总共八个人，祖孙三代。老屋门前有棵柿子树，枝繁叶茂，每到夏季，树叶遮盖着屋顶，我们坐在柿子树下乘凉，风一吹，树叶沙沙作响，很闲适和舒服。柿子树下的院坝大概有一百多平方米吧，院坝东头有一条路通向取水的沟，还有一条路向东北方向通向对面的村子。

我时常从老屋的后门蹦蹦跳跳地去看望爷爷和奶奶，确切地说是去找好吃好喝的。老屋的西边是三间偏厦子，厦子石墙结构，上面盖着石板，奶奶时常搭着梯子上屋顶晾晒东西，我们也跟在后面，爬上屋顶，坐下来。慢点，慢点，你们这些淘神的鬼娃子，奶奶满眼爱怜地对我们说。厦子北面有一个大火塘，火塘一侧是爷爷奶奶的床铺，一侧是一个比我还要高的木柜。冬季，火塘是最热闹的地方，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烤着木柴火，奶奶会在火塘边烤几个红薯或者洋芋。映着噼啪作响的火光，大人有说不完的话题，谝庄稼，谝年景，谝娃子，也谝张三李四家的日子和亲朋好友之间的趣事。口渴了，喝一口茶，抽几口烟。茶多半是大脚片茶，苦着呢；烟要么是自己栽种的旱烟，要么是买回来的农工牌香烟，很呛，但是大人们抽得带劲。家里人多，一包烟发上几圈就没了，再取再发，直到夜色很深，大家才各回各家。

厦子南边是锅灶，因为家里人多，锅也大也深。两个锅并排在一起，一个锅炒菜，一个锅做饭，互不干涉。案板也是并排的两个，一个上面放着剩饭剩菜和碗筷，一个上面切菜擀面。案板和锅灶之间是一口大水缸，水缸里面的水早晚都是满满的，有时我们渴了，拿起水瓢，舀一瓢一饮而尽，水清凉甘甜，是深山的泉水。那时，奶奶有个习惯，每次做饭前总是喜欢称量一下米面，大家吃完饭之后，她总是笑眯眯地说出来做饭到底用了多少口粮。菜是自己种的，春天的韭菜，夏天的黄瓜、豆角、茄子、辣椒，秋季的南瓜和冬季的白菜萝卜，应有尽有。奶奶每年都喂猪，到腊月，我们就盼着杀猪，杀了猪不但能美餐一顿，而且奶奶还会用猪油给我们炸麻花当作上学的干粮，那时好像没有菜油，香油是买来的，专门拌凉菜，舍不得用。

每每放学回家父母没有做饭，我总是跑到奶奶家，一进门，奶奶似乎就知道我饿了，心疼地问：乖，给奶说吃点啥？有时是吃剩饭，有时奶奶会给我烙一块馍或者一张饼子。奶奶常年不上坡干活，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做饭、喂猪、打扫家里的卫生。房子不大，除了厦子，还有半间厢房和三间正屋。正屋除了一张大桌子，就是四叔和五叔的床，另一间小屋住着小姑。正屋又叫堂屋，平日里我们很少在堂屋玩，一般是夏季才坐在屋里乘凉。有时，家里来了贵客，奶奶会搬出大桌子，做上一桌菜，遇到爷爷心情好，会让我们和客人坐在一起吃饭。那个时候，上大桌子吃饭是最快乐的事情，既能吃到可口的饭菜，还体面。

后来，应该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五叔考上大学很少回家，接着三叔从老屋搬进新房，我上初中之后，四叔结婚生子之后也搬进新房，然后是小姑结婚。老屋一下子空了。老屋空了，爷爷也病了，医生说爷爷的病治不好，具体什么病大人不告诉我们。自从爷爷生病之后，总感觉他的脸色发黑浮肿，吃不下饭，慢慢地脚也肿起来，整个人没有精神，每个周放学回家，我总要去看望爷爷。爷爷有时睡在床上，有时坐在椅子上，轻声地问我的学习，问学校的伙食。爷爷和我说话时，奶奶就去给我冲一碗甜酒或者打几个鸡蛋，那是我最爱吃的。

老屋没了人气，一下子也陈旧了不少。叔父和婶婶经常去看爷爷和奶奶，但是一般都是稍坐片刻即走。大家各忙各的，只有到了节日或者有重要的事情才聚到一起，这时，老屋又热闹起来，小脚奶奶又忙前忙后给我们做饭炒菜。

十三岁那年的冬天，爷爷的病越来越重。那时我上初一，每周回家都要去看爷爷，临走时，爷爷红着眼圈，他已经不能起床了，话越来越少了。那年十月，爷爷从老屋走了。此后，父亲也走了。相隔二十天，老屋经历了太多变故。爷爷去世之后，奶奶去了姑姑家。父亲去世时，没人告诉奶奶，等奶奶回家时，老屋已经空无一人。

叔父不忍心让奶奶一个人住在老屋，但是奶奶执意要留在老屋，她说住在老屋习惯了。我依然每周放学回家去看奶奶，奶奶一看见我就眼圈发红，摸摸我的头，一个劲地说，老天没长眼睛，咋不把我带走呢，我的儿，我的大儿哟。奶奶想给我做饭，我不忍心，也没心思，只能陪奶奶坐一会儿，临走时，奶奶总要送我。

我初中还没毕业，奶奶就和四叔住在一起了。后来，我进城上学之后，四叔把老屋拆了。那年寒假回家之后，我站在通往老屋的路口，看着那些萧瑟的草木，看着柿子树，看着奶奶喂猪的猪舍，看着和我们一起长大的桃树、梨树，看着看着，眼前浮现通红的炉火，我看见爷爷满脸的皱纹和古铜色的笑容……

想念老屋，老屋在我心里，在我梦中，在我记忆里。

写对联

进入腊月，陕南的年味儿渐浓。女人们开始拆洗被子，杀年猪，晾晒粮食，为家里每人置一身新衣服，这些活干完，也差不多到了腊月二十几。男人照常会背着背篓上山拾柴，临出门，女人会嘱咐一句：要干柴，别弄湿的。待到房前屋后的柴堆一天天高起来，屋里床上的被子干净规整了，扫过了烟尘，磨好了豆腐，蒸了馍馍，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女人会安排男人或者自己亲自去一趟集市，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买一些油盐酱醋等必备的年货，再一点就是看看今年集市上都冒出哪些时兴的东西，若是日子宽裕，一般会象征性地购置一点，乡下过年，讲究的就是个喜庆和新鲜劲儿。女的盼着过年时厨房里有特色，能出彩，怕慢待了客人，损了男人的面子。男人们则粗线条地在市场里转一圈，末了，烟酒不能少，这对于男人来说，是过年最缺不了的东西，烟整条买，酒整件或整壶灌，且价格上明显高于平常许多，他们知道，过年就是过脸面、过气氛，太凑合了，对不住亲戚朋友，也对不住自己一年到头的辛苦。

东西买得差不多了，然后再把口袋里的钱清理一下，根据情况，再买上最后三件东西：火纸、鞭炮和红纸。买火纸是为了上坟，鞭炮是个响动，礼花、大地红和乡下人称作“疯子鞭”的搭配着买，礼花压阵、大地红脆响之后一地红，图个吉利，上坟祭祖来一串“疯子鞭”，朴素有礼数，得让祖先也能感知到过年了，无论后人们日子过得好与坏，都没有忘记他们。红纸和门画搭在一起卖，普通人家一般买两张，有的也多买一张，反正今年用剩下了，来年还可以接着用。从

集市上回村，也基本上是腊月二十七八了，万事俱备，就等着过年。女人们不停歇地屋里屋外收拾着，总想给自家的男人长点脸，也让自己分管的后勤工作赢人。

腊月二十八九晚上，天微黑，男人揣一包烟，夹着红纸，打着手电出门了，女人也不问男人具体去哪里，只是扶着厨房的门，轻声道：剩下的红纸，给槽头写几个字！男人不作声，有性子好的，会应一句，也就一个字：哦！出门早晚差不多，基本上都在院子里相遇了，彼此不说话，基本上都去一个地方找人写对联。在我小的时候，村里写对联分三种情况，有亲戚毛笔字写得不错的，从集市上买了红纸，顺道就放在亲戚家，写几副啥内容大致交代一下，过几天，再去取回来；家里有会写毛笔字的学生，一般会自个儿来写，既给父母娘老子壮了门面，也趁机显示一下读书人的体面；剩下的人，就只有习惯性地村里请人帮着写。写对联是一件大事，不亚于春种和秋播，预示着来年的运气，也暗含着一家人对新一年的祈愿和祝福。

在当时，村里写对联一般都是请三叔写。三叔是村上的会计，后来因为账算得好，被乡政府选到农经站工作。三叔小学毕业，但是懂的东西远远超过了他的学历，能说会道，待人和善，毛笔字写得一般，谈不上隶楷和行草，唯一的特点就是落笔自然不含糊，字体粗细匀称，看上去和他本人一样，沉稳，心气顺，不张扬喧闹。三叔和爷爷奶奶家住在一起，来人找他写对联，一般要先到厨房一旁的火炉边，这里是第一站。爷爷家的火炉很大，能容得下上十个人围坐在一起烤火。来请三叔写对联，先得递上一根烟，但大多数时候是三叔主动发烟，然后倒茶让座，爷爷坐在炉旁，一脸的笑，不作声，心里高兴着呢。人来得差不多了，三叔会喊我或者四叔的小名说，走，咱们裁纸去，聪明一点的人会一头站起来，跟在三叔的身后径直走到堂屋，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红纸，柔声细语询问三叔，自己咋打下手。稍微懒一点的，坐在炉旁，一口接一口地喝茶、抽烟、闲谰，话题只集中到庄稼收成、媳妇娃子和来年打算三件事。

三叔家的堂屋放着一张木桌子，正方形，上了黑漆，木料上乘。三叔从大桌子抽屉里取出裁纸刀，邻舍早已将红纸摊开放在大桌上，

稍有准备的人还会从口袋掏出皇历，根据自己的喜好，用指头指着自己选好的对联，然后请三叔过目。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信了三叔，三叔说咋写就咋写，三叔说一副对联写几个字就写几个字。我会事先让奶奶找一个小黑碗，将一瓶墨汁倒进碗里，然后将台灯的灯芯子调大些，站在三叔身边，等待他吩咐，浓浓的墨香味儿迅即在整个屋子弥散开来。在油灯下，三叔翻开皇历朗声念一遍对联内容，在确保无误后，握住毛笔蘸饱墨，在碗壁轻弹一下，然后爽然落笔，一般写一个字，仔细端详一下，三叔善于点评自己的毛笔字，好坏分明，不隐藏。写完一副对联，会将它们放在堂屋的地面上，待墨迹风干之后，再卷起来，有的邻舍，还要在对联背面让三叔标明上下联，怕贴错了位置遭人笑话。

三叔写对联有个习惯，要么先将我们本家的对联先写，他说写好了就不操心了，要么先给邻舍写，他说谁先谁后都一样。但大多时间都是先给别人写，且内容基本大同小异，诸如：迎春迎喜迎富贵，接财接福接平安，横批富贵平安；和顺满门添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横批春到人间；新春新景新气象，多福多财多平安，横批万事如意等等。我只能站在桌子旁，配合三叔，他每写完一个字，我都要将红纸往前拉扯一点，等写完最后一个字，他会笑着问写得咋样，当然最多的话是，长大了得学写毛笔字。三叔写累了的时候，曾经让站在一旁的四叔上阵，四叔一个劲地摇头，邻舍不作声，担心四叔落笔轻率，写错了字，手头的红纸不够，还得想办法。就这样，门外寒风瑟瑟，屋内墨香迎春，三叔弓背弯腰在黑木桌旁，一写就是好几十副对联。轮到给我们家写对联时，三叔会让我喊来父亲，很尊敬地问，老大，写啥？父亲回一句，你看着写就是，然后继续烤火。三叔默不作声地写，一气呵成，自己感觉不错，让我再去喊来父亲，说是让收拾对联，其实是想让身为大哥的父亲给他点好评。父亲用手电照着放在地上的对联，走马观花看一遍，扭头嘀咕一句，大意和三叔给我说的差不多，好好学，长大写对联。

三叔写对联的时候，奶奶和婶娘们已经开始在灶头忙活了，尽管大家都说不费事了，已经麻烦你们了，毕了还又吃又喝。大家一个劲

儿地重复着：弄反了，弄反了，就是没有一个人动身回家。对联写好了的，继续坐在炉边烤火，如此循环，到最后，三叔写完最后一副对联到炉旁，菜已经摆上桌子，大家不再推辞和谦让，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开始喝酒吃菜。

夜深了，估摸到十一二点或者更晚的时候，大家喝得两眼发直，说话不再利索了，开始起身回家。三叔会将邻舍送出门外，仔细检查他们是否拿着对联。门吱呀一声开了，又吱呀一声关上，寂静的小山村在这个晚上是醉的，也是高兴的，对联上那些美好的句子让每个人的心头都是热乎的，他们喝得酡红的脸上泛起的幸福和甜蜜成为梦中的对联，左脸写着平安，右脸载着丰收，横批是舒缓的额头，大写着日子！